

我在古巴也曾闹过西班牙语的笑话。

我那次为了去古巴休假,提前突击听了二十多盘西班牙语磁带,并发誓在古巴将所有磁带上听来的语言都应用一遍。

在一周时间内。

那个旅游团里有一对波兰籍的夫妇,会讲英文;丈夫酷爱艺术,却根本不懂艺术。

一次他去哈瓦那游城,在一家店里看上了一件“珍奇”的艺术品,但由于当时不会讲西班牙语,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旅游车回到了旅馆。

这时他在众人中发现了号称会讲西班牙语的我。于是我在他一再的请求下跟他徒步回到哈瓦那,去再次议购那件“珍奇”的艺术品。

但当我们来到那家商店时,那件艺术品已不翼而飞了。

这下急坏了那位波兰籍丈夫。他一再向女售货员询问那件艺术品的下落——通过本人的西班牙语磁带的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指的是哪一件艺术品,但我必须帮他解释清楚。

波兰丈夫左比画不通,右比画也不通,最后他急得满头大汗,对着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做了一个十分下流的动作。

我原以为那位女同志看到他那个动作后会恼羞成怒,会叫古巴警察,万没想到她看了以后一下恍然大悟,迅速跑到店内的贮藏室,将那件“珍品”抱了出来。

我一看就傻了,原来那是一件几乎与女性生殖器官完全雷同的“艺术”造型。

那的确是一件“珍奇”的艺术品。

波兰朋友兴奋地指着那件艺术品,让我用西班牙语与“女同志”讨价还价。

我说那还讨什么,这件东西根本“无价”。其实我是羞于用本是从磁带里听来的西班牙语,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那样一件“艺术品”,指手画脚地大谈特谈它的价格。

那纯属丢人现眼。

那是二十盘磁带够用的吗?而且冒着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

那天日头西落的时辰我终于完成了艰巨的翻译工作,踏着徐徐海风吹拂下椰树的影子,陪着我的波兰朋友步履艰难地走回了下榻的酒店。

只见他穿着裤衩和汗衫,脸面通红,汗流浃背,怀中抱着那件没经包装的(古巴缺纸)瓷制“艺术珍品”。

常言道,离家30里,就是外乡人。但对我这个远离故乡何止30里的人来讲,本能远远没有什么改变。身居外乡50多年,除了适应工作、生活、风俗之外,对家乡的惦记、思念、回味几乎是我思维方式和写作资源的总和。我的诗歌、小说、散文无不有家乡的印迹和影子,因此,我要对《兴安踪影》多说几句累赘的话。

时不我待,许久的决意不能再拖延

人生不外乎几经喜怒哀乐这些感情和情绪,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感受在不断地深化着,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记忆的幼小时开始,每逢正月十五元宵时,父亲和亲戚们就给我讲旬阳“一·一五”大屠杀的惨烈场面。一夜之间,十几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枪杀,过了五六天抓住了一名叫李兆众的,严刑拷打,背洋油箱子游街示众,即便如此,他什么也没承认。小时一听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大了再一听是愤怒伤痛。在初中临毕业时,我通过我班的一位同学的父亲,从档案馆借阅少部分资料和旬阳县县长施德广发布的“剿杀”共产党人布告,准备写一篇小说,因我父亲去世,加之我要高中考试就搁下了。后来我就当兵了。1973年,部队支农,我便到安康建民公社联合大队支农一年。在这里,我听到了恒口抢枪和武装暴动、何济周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围剿北山匪的故事。当时萌发将旬阳和安康暴动串起来写一部作品的想法,反复思考又觉得素材有些统一不起来,也就未动笔。1984年4月,我到紫阳工作时,又了解到当年中共安康地委设在芭蕉小学并遭到破坏的有关资料,有所动意,但仍未能如愿。这一晃就是20多年,但是那些人物、事件在心里储存着、惦记着,一直没有搁下,而且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是先辈和先烈们的牺牲精神在调整一个后来人的心理状态和雕刻不为人知的心理形象。到了2012年上半年,我在撰写100篇《中华谋略》系列小说时,突然感觉到时间的紧张和危急,毅然决然地丢下此稿和正在整理的第五部诗集《白石烂》和散文集《橙子情——站在诗行里的记忆》文稿。回归往事,尽心竭力地完成最初的意愿,书写一部家乡地下党发展壮大、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纪叙性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我写这部书是适逢其时,正是在退休之后。但是如前所述,我要写这部书的时候与开始萌发的心事已相隔50多年。其实,那些曲折的路程,艰苦的磨炼,英勇的战斗,悲壮的故事,蕴藏在我心中已70年有余。

细细地琢磨起来,这是一个受折磨的过程,在折磨中不断得到安慰,也有几时工作和写作的冲撞,才算得上是成熟,但这成熟却在耄耋之年。即就到了这个年纪,也算不得老练,依然故我,只把1938年2月至1941年10月间故乡的斗争历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写在纸上,是缅怀,又是激励的文字。

云蒸霞蔚,在寻访当年踪迹中激发写作情感

单凭多年积累的素材是不够的,有写作的冲动也是不完整的,必须进行采访和实地的考察,才会发现新的素材、新的人物、新的事件,使自己的冲动面对历史的古迹和英雄们的浩气再一次进行淬火。于是离开西安一脚踩到故乡,一路行走汉滨区、紫阳县、旬阳县、汉阴县、石泉县和镇安县,回到了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怀抱。秦巴山云雾蒸腾,彩霞翻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林海绿茵,城乡繁闹,在这颇为壮观的绚丽多彩的风景中,查阅档案资料,考察事发实地,走访民间传说,座谈事件详情,这不仅深化了不脱离历史的想象力,而且促使我有信心走进书写那个时代的一个大命题的门槛。推开这座房屋的大门,眼前豁然开朗,纹理、脉络、炽烈、质感,跃然而起。我不禁想到,这一步没有白走,不然怎么能取精用弘,挖掘出那么多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素材呢!更令人感慨的是,由于我们先辈们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才使我们今天的风景那样壮丽啊!

由于是以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秦巴山区发展、建立党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它的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地域宽阔,牵扯人物众多,意外事件连发,所以又对原陕西省委、关中分区、红二十五军与陕警二旅交战所在地进行考察,又参观了西安八

书 摘

《妈妈的舌头》

□齐一民

旅馆门前站着着他那眼巴巴等着他回归的波兰太太,当他太太的目光落到那件抱在他怀中的“艺术品”时……

以上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是我当多种语言翻译的有趣的经历之一。

任何人最初学习语言时,都会感到枯燥被动,其乐趣最早始于能够应用的那一天。那一天使以往付出的全部劳动都得以回报。

学习语言的最初目的都是功利性的。是语言后面的文化,以及文字中显露出的文明的诱惑力,使我由为找工作糊口而学习语言,一变而为去拥抱语言、去追求涉猎语言的乐趣。学习语言的超极快感来自于用语言去触摸潜藏其下某一文明核心的那一瞬间!若不懂得某一民族的语言,想去理解与之相应的文明的本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去往异地出差、旅游之前,都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的语言。哪怕是听几盒磁带,或上一两门课,或是买一本字典,或是学几句问候的话……那样,在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一定会对那种文化和文明有一番原汁原味的理解,一番切肤的感觉,一分景仰,一分谦虚。因为从你企图学习某一民族语言的那一刻起,你已拜讲那种语言的民族为师了,你已经准备侧耳恭听了,你已经成了牙牙学语的幼儿了。你不得不谦虚。而人一旦谦虚了还愁学不到东西吗,人学到了东西之后还愁不能自强吗?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愿学别国语言的民族总是更谦逊的,但谦逊不等于无知,更不等于弱小;恰恰相反,只有谦逊才能强大。

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总是比较谦逊,因为中国人想学English,想学美国人说话。只要中国人想练abcd,美国人便自然成了老师;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无知弱小,中国人用abcd将美国人会的东西全都拷贝了过来。

美国人大多无心去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相

反总是乐于在与别人讲话时站在口语教师的地

位指手画脚,但殊不知,正因如此,才反衬出美国人的无知。美国人的无知表现为人家知道他们在想说什么,而他们却无法探知对手肚子里的弯弯绕。

总而言之,在没有搞懂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任何人都无权也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做出合理的、正确的评价,即使评价了,也是盲目的和主观的;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先去学习她的语言。

我听任何一种语言都如听音乐。

当一个人已经能将语言当做音乐来听的时候,学习语言已经进入享受的境界了。

我听上海话如听越剧;

我听北京话如听评书;

我听德文如听贝多芬;

我听俄文如听《伏尔加船夫曲》……

天津话如海味;四川话如川菜;河北话如梆子;广东话如狂舞的银蛇,还有仿佛对着你的耳朵天天轻轻地地说“爱你”的法语……

语言中有韵味,有拍节,有节奏,有文化,有喜怒哀乐,有丰富的生活底蕴;有风有雨,有雷鸣电闪,有歌有舞,有上苍的启示,有人类的叹息,有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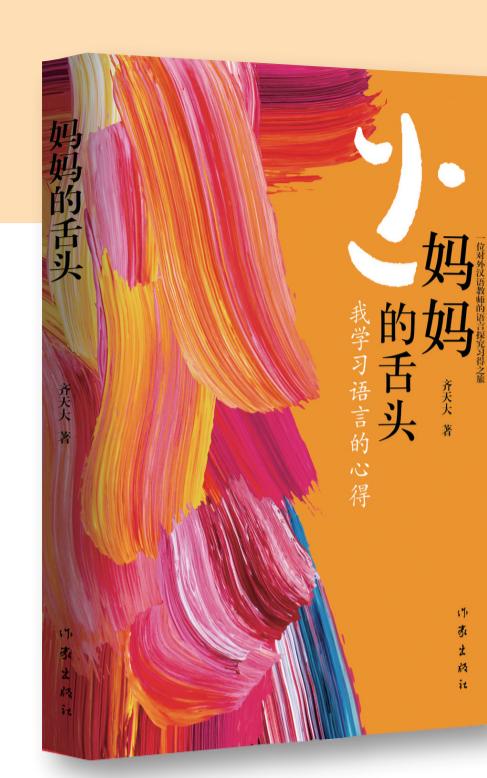
语言绝不仅仅是abcd,绝不仅仅是一笔一画,绝不仅仅是枯燥的语法,绝不仅仅是争风吃醋,是谁讲得好坏、讲得标准不标准;语言是用来倾听人类心脏跳动的听诊器,是探子,是探知人的心声的探子。

人心有了杂质,讲话的发音也就不动听了;人心衰弱了,讲话的底气也就不足了;国家衰亡了,民族的语言就无底气无生机无生命力了。国家将灭语言将灭,国运盛语言昌,语言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喉舌,是国家和民族的发言人。

中国的国运衰了,汉字和汉语也就危了;中国转衰为盛,汉字和汉语也就起死回升。

这就是国道,也是天道;是语意,也是天意。

正是“道可道,非常道”,语言之道乃民族之



道也。

我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文;

我学的最后一一种语言也是中文。

这本书就是为中文写的,是我学习中文的长卷心得。

用的是长年的劳作。

中国人生于中文死于中文,中国人生下来听到的是父母用中文的呼唤,中国人死时听到的是子女用中文的告别。

中国人有义务写一本赞美中文的书,那也是中国人的使命。

这就是本书所做的尝试。

我是在了解过七种外国文字——尽管都是肤浅的了解——之后,才萌发写一本关于中文的书的意愿的。

我是最终通过学习外文而认知中文的。学习外文的过程是一条不归路,是一条无止境的路,但那条路的终点又是它的起点——是中文。

在学过七种外文之后我猛地回头观看与我

生命结为一体的中文,顿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竟然这是我最熟知的中文!

我试读俄文报刊时,根本就找不出读汉译《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流动中的沉静,因为从斯拉夫字母中根本读不出美感来;我读英文时也体味不出来阅读汉译黑格尔《美学》时的诗意图,因为德文的语法结构看起来虽然严谨,却无法表现出文字直观的浪漫。以上两种文字的外观都不美,都无法使人直觉地赏心悦目。

这使我对中文有了反观的认识,在比较中我“比”出来了中文的美。

中文之美“水落”而“石出”了。

从那以后我便用反省的目光反复推敲起中文的美来了。

我迷上了中文——我最熟知的文字。

我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古埃及文字后才真正体味出文字本身那无与伦比的美的。

在那以前我对埃及文字没有任何感性的认识,只从书本上知道那是一种象形文字。

当我走进一个古文化展厅时,厅中四壁上书写的那些奇奇怪异却美得异样、美得光彩夺目的符号们一下扑入了我的眼帘,令我目不暇接,无所适从。那些线条们实在是太美,美得实在出乎想象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曲线以那种方式组合。那些曲线完全打破了我对曲线组合的原有概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神灵的再现!

我被告知那些并不是图画,而是埃及人的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是文字,是已经消失了的文字,而且是象形的。

文字竟然能有那般的美!

我的目光从已经消失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缓缓地、痴呆地转向我心中的方块字们——我的母语、我的“妈妈的舌头”——中文。

噫!原来它们竟也脱胎于象形文字,而且是目前世间仅存的一种……

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此,就让中文在沉静的美中慢慢地自我陶醉吧!

(摘自《妈妈的舌头》,齐一民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路军办事处,后赴杭州,对参加旬阳暴动的惟一健在的共产党员罗襄进行了探望和采访,带去了家乡人民的崇敬和问候。他虽然已92岁高龄,耳朵有点背,但说话利落,头脑清晰,身子硬朗,谈起那时候的经历,谈笑风生,显露出乐观的情趣。

这个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每一个人都无法去信步丈量。

从远古讲是短暂的,从人生讲是并不太久,又是深远的。罗襄正是在信守一种诺言,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他的情操和他的个头一样高大。我是有准备而去采访的,对我提出的旬阳工委主要成员的印象、党组织的重大活动、结识党员的家庭生活及其爱情生活、当时常着的服装、抽烟喝酒的牌名、国民兵团和保安队及政警队的编成等10个方面的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述说,直截了当,不蔓不枝,还原了那时的容貌,令人惊讶不已。

我想起了我们的江山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总须承前启后,请他写个“缅怀英烈,忠诚事业”的赠言。他看了好半天,摇手说,“这个我不能写。”我再三劝解,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手,微微一笑说,“我这个身份写这个话不合适!”我听他这么一讲完全明白了,不禁心里酸痛起来。这时,他大概看我很难为情,拿了一张纸,说:“我给你写这几个字吧!”他趴在一张陈旧的方桌上,慢慢地认真地写起来:“我是旬阳人,回境往事。罗襄。”我看到这个“境”字,没多想其含义和命运,只说:

“老家的热土难舍呀,祝你健康长寿!”他把手抵在下巴颏上,

一直盯着我说:“我要好好地活着,等着看你写的书呢!”我说,

不负期待,一定写出你们当年在秦巴山区的战斗风情画卷。

我心里又想到,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从老一辈革命者脚步里走出来来的,现在如何体现当年斗争所面临的艰苦、危险、险恶、威胁,只能从这里去感悟了,而且一辈一辈传承,不能忘却这“草鞋铁脚”的革命精神,脚踏实地,实现复兴中华的梦想!

在采访和考察过程中,我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安康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旬阳地下党及旬阳惨案》《中国共产党旬阳县历史大事记》

《旬阳县革命遗址简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旬阳民歌卷——动感乡村》《红色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的紫阳》《中共汉滨区简史》《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照金丰碑》《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历史》《红色耀州》《照金精神永放光芒》《中共镇安历史》《镇安工委委镇安县委党研室——栗乡红色经典》,等等。之后,我又去陕西省图书馆借阅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大革命时期的廖乾五》《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委组织史》,还阅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抗日战争实录》《中国抗战纪略》等书籍。这些

宝贵的历史记录,丰富了我的记忆,拓宽了我的记忆,深化了我的记忆,改变了原想反映一两个大事件的计划,从大格局上去写陕西省委在秦巴山发展、建立、壮大党组织的斗争史,这样才能反映当时的全貌。这时候,我才完全理解什么是水涨船高了。我的理想之船,在生活的资源中漂荡起来,于是,从2012年11月26日开始扬帆启航,在自己小小书房的湖泊里航行了整整三个年头,终于在汉江的码头靠岸了。这正是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有人劝说,你这把年纪了,这是何苦呢?我口头上说,是在为自己还愿,给家乡父老乡亲们还愿,更是向先烈们还愿!人家还愿是在神灵前念念有词,我的还愿是伏案书写刚劲有力的中国汉字;心里又是这样想的,酸甜苦辣,苦也是一种味道,老了也得尝一尝,滋补自己的身子骨,用时髦的话讲,人在世上自始至终要活得有价值!只有劳累,心里才能产生舒坦的感觉。还有人邀我外出,我婉言说,有事呢!他们说整天爬格子不是你的正事。我想一个作家的正事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一直写作,讴歌一个时代,一生一世的文学情怀!

钟灵毓秀之地,造化壮美家园的大地之子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